

# 安徽省新型城镇化与乡村转型互动关系研究

汪勇政<sup>1,2</sup>, 邹慧君<sup>1</sup>, 余浩然<sup>3</sup>

(1. 安徽建筑大学建筑与规划学院, 安徽 合肥 230022; 2. 安徽省城镇化发展研究中心, 安徽 合肥 230022;  
3. 南京林业大学风景园林学院, 江苏 南京 210042)

**摘要:**基于2000—2020年安徽省的县级面板数据,运用面板向量自回归(Panel Vector Autoregression, PVAR)模型,实证分析了安徽省新型城镇化与乡村转型的区域差异及互动关系。研究表明:从安徽省整体来看,新型城镇化对乡村转型的影响大于乡村转型对新型城镇化的影响,且二者均为正向影响;从三大区域来看,无论是新型城镇化对乡村转型的影响还是乡村转型对新型城镇化的影响,均是皖南地区影响最大,皖北地区影响最小。

**关键词:**新型城镇化;乡村转型;城乡融合;互动关系

**中图分类号:**F323.1

**文献标志码:**A

新型城镇化是现代化的必由之路,是解决“三农”问题的重要途径,乡村转型过程中涉及的就业方式和城乡关系等方面的转变是为了缩小城乡差距<sup>[1]</sup>,因此新型城镇化与乡村转型有着共同的目标与任务。在发展新型城镇化的过程中,大量农村人口、土地流入城镇,而城镇又为农村转移人口提供生存发展空间,二者形成协同并进的互补关系。

龙花楼<sup>[2]</sup>认为,乡村转型中的土地利用转型是解决乡村发展问题的重要途径,并提出了转型的驱动因素;张京祥等<sup>[3]</sup>类比西方国家城镇化与乡村转型的过程,发现中国很多地区同样面临着城镇化发展与乡村转型失衡的情况。对于新型城镇化与乡村转型的内涵辨析、优化途径等<sup>[4-5]</sup>,国内学者已有较为丰硕的研究成果,这为今后更加准确地认识两者之间的关系奠定了重要基础。

众多学者目前对新型城镇化与乡村转型的研究多为理性判断<sup>[6-7]</sup>,而对其空间相互作用等如何测度还鲜有研究,这限制了政策制定的针对性和实施的有效性。近20年来,城镇化的快速发展带来了经济的快速增长,但是对比安徽省城镇与农村的人均收入发现收入差距依旧较大。该省的乡村转型发展新型城镇化建设明显失衡,二者的不协调发展将会阻碍城乡融合的发展进程。

基于上述新型城镇化与乡村转型的关系研究,以安徽省为例,在合理构建新型城镇化与乡村转型评价指标体系的基础上,运用面板向量自回归(Panel Vector Autoregression, PVAR)模型,从时间和空间两个维度,探索研究新型城镇化与乡村转型的区域差异和互动关系,为促进研究区内二者协调发展提供参考和借鉴。

收稿日期:2022-04-20

基金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51678001);安徽省高校省级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重点项目(SK20200A0257)

作者简介:汪勇政(1979—),男,安徽怀宁人,副教授。

一、安徽省发展概况与研究数据来源

1. 安徽省发展概况

安徽省地处中国大陆中部偏东,处于长三角经济带,位于长江中下游平原地区,安徽省境内地形多样,分为三大自然区域——淮北平原、江淮丘陵和皖南山区。安徽省共辖 16 个地级市和 104 个县(包括市辖区和县级市),国土面积为 14. 01 万 km<sup>2</sup>。截至 2021 年,全年农村常住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 18 368 元,仅为城镇(43 009 元)的 42. 71%,可见安徽省的乡村发展仍有较大的潜力空间<sup>[8]</sup>。

2. 数据来源

对新型城镇化与乡村转型发展水平的评价是以县(市)为基本单元。数据选择 2000 年、2005 年、2010 年、2015 年和 2020 年作为时间截面,数据主要来源于《安徽统计年鉴》

以及安徽省各县(市)地方年鉴等统计资料。在 2000—2020 年的研究时段中,笔者在剔除市区的基础上,最终确定以安徽省的 60 个县(市)为单元进行本次研究。

二、安徽省新型城镇化与乡村转型互动研究方法

1. 新型城镇化与乡村转型发展水平评价

(1) 评价指标体系构建

本研究遵循全面性、科学性的原则,参考已有的新型城镇化及乡村转型的评价指标<sup>[9-12]</sup>,并对其指标进行精简和调整,新型城镇化从人口、生态、空间、经济、社会和城乡一体化 6 个层面建立二级指标;乡村转型从人口、土地和产业 3 个主要层面建立二级指标,构建了安徽省新型城镇化与乡村转型发展水平的评价指标(见表 1)。

表 1 新型城镇化与乡村转型发展水平评价指标体系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名称	权重	名称	权重
新型城镇化	人口城镇化	0. 135 9	城镇人口占比	0. 058 7
			城镇人口失业率	0. 077 2
	经济城镇化	0. 138 0	人均 GDP	0. 104 8
			第二、三产业在 GDP 中占比	0. 033 2
	社会城镇化	0. 350 6	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0. 103 6
			城镇居民恩格尔系数	0. 047 2
			每万人拥有的卫生技术人员数	0. 119 2
			每万人拥有的普通中学在校学生数	0. 080 6
	空间城镇化	0. 159 9	人均城市道路面积	0. 055 1
			人均拥有建成区面积	0. 104 8
	生态城镇化	0. 104 9	建成区绿化覆盖率	0. 047 1
			人均公园绿地面积	0. 057 8
	城乡一体化	0. 110 7	城乡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比	0. 061 0
			城乡消费支出比	0. 049 7
乡村转型	人口转型	0. 269 7	城镇化率	0. 091 9
			农村非农就业率	0. 080 7
	土地利用转型	0. 428 8	城乡居民收入比	0. 097 1
			耕地面积占土地总面积比例的变化	0. 111 6
			林地面积占土地总面积比例的变化	0. 193 7
			农村居民点用地面积占土地总面积比例的变化	0. 123 5
	产业转型	0. 301 5	产业结构变化	0. 093 9
			非农产业占比	0. 086 7
			单位耕地面积机械总动力	0. 120 9

(2) 发展水平评价

首先,为了消除量纲影响,对指标数据进行标准化处理。

正向指标:

$$R_{ij} = \frac{A_{ij} - A_{ij. \min}}{A_{ij. \max} - A_{ij. \min}}$$

(1)

负向指标:

$$R_{ij} = \frac{A_{ij, \max} - A_{ij}}{A_{ij, \max} - A_{ij, \min}}$$

(2)

式中: $R_{ij}$ 为标准化值; $A_{ij}$ 为指标数据原始值; $A_{ij, \min}$ 和  $A_{ij, \max}$ 为指标中的最小值和最大值。

其次,通过熵值法对各个指标赋予权重。

$$P_{ij} = R_{ij} / \sum_{i=1}^n R_{ij}$$

(3)

$$E_j = -k \sum_{i=1}^n P_{ij} \ln P_{ij}$$

(4)

$$k = 1 / \ln n$$

(5)

式中: $R_{ij}$ 为第  $i$  个地区指标  $j$  的标准化值; $P_{ij}$ 为第  $R_{ij}$ 个信息的不确定性; $E_j$ 为指标  $j$  的信息熵值; $n$ 为研究对象数量; $k$ 为标准化系数。

最后,计算第  $j$  项指标的熵值冗余度  $D_j$ ,得到权重  $W_j$ ,进而计算出新型城镇化或乡村转型发展水平的评分值  $T_j$ 。

$$D_j = 1 - E_j$$

(6)

$$W_j = D_j / \sum_{j=1}^n D_j$$

(7)

$$T_j = \sum W_j R_{ij}$$

(8)

式中: $D_j$ 为第  $j$  项指标的熵值冗余度; $E_j$ 为指标  $j$  的信息熵值; $W_j$ 为第  $j$  项指标的权重; $R_{ij}$ 为第  $i$  个地区指标  $j$  的标准化值; $T_j$ 为指标  $j$  的新型城镇化或乡村转型发展水平的评分值。

2. 新型城镇化与乡村转型互动关系分析

笔者采用 PVAR 模型分析两者之间的互动关系以及区域差异。PVAR 模型同时考虑了空间与时间两方面因素,可以更加全面地对安徽省新型城镇化与乡村转型发展进行动态研究。构建以下 PVAR 模型

$$Y_{bt} = \gamma_0 + \sum_{h=1}^k \gamma_h Y_{bt-h} + \alpha_b + \beta_t + \varepsilon_{bt}$$

(9)

式中: $b$ 为各个县(市), $b = 1, 2, \cdots, N$ ;  $t$ 为年

份, $t = 1, 2, \cdots, T$ ;  $\gamma_0$ 为截距项向量; $k$ 为滞后阶数; $\alpha_b$ 为个体效应向量; $\beta_t$ 为时间效应向量; $\gamma_h$ 为滞后第  $h$  阶的参数矩阵; $\varepsilon_{bt}$ 为随机扰动项向量; $Y_{bt}$ 为随时间和空间变化的内生变量; $Y_{bt-h}$ 为  $Y_{bt}$ 的  $h$  阶滞后项,包括新型城镇化和乡村转型水平两个变量。

三、新型城镇化与乡村转型的互动关系分析

为了深入研究新型城镇化与乡村转型水平的区域差异,将安徽省分为皖北、皖中和皖南三大区域,运用 PVAR 模型从安徽省整体及三大不同区域分析安徽省新型城镇化与乡村转型发展的区域差异和互动关系。

1. 平稳性检验与滞后期选择

为了避免伪回归现象,运用 EViews 软件进行单位根检验,同时运用了 LLC 检验法、ADF 检验法和 PP 检验法,其检验结果如表 2 所示。结果显示在安徽省及三大区域的样本中,变量平稳,单位根检验均拒绝原假设,则无需进行差分处理,所以  $\ln UR$ (新型城镇化序列)和  $\ln RT$ (乡村转型序列)是平稳的。

通过 AIC、BIC 和 HQIC 准则确定模型的最佳滞后阶数,保证 PVAR 模型的准确性,运用 STATA 软件检验后,其结果如表 3 所示。结果表明,只有皖北地区最佳滞后阶数为 1,其余地区最佳滞后阶数均为 2,参考王琴等<sup>[13]</sup>的研究,为方便不同区域之间的对比研究,应尽量选择相同的滞后阶数,在检验结果中,皖北地区一阶的检验值与二阶相近,故将皖北地区的滞后阶数也定为 2。

表 2 单位根检验结果

序列名称	检验方法	单位根检验结果			
		安徽省整体	皖北地区	皖中地区	皖南地区
lnUR	LLC	-46.223 *** (0.000)	-17.448 *** (0.000)	-13.795 *** (0.000)	-53.524 *** (0.000)
	ADF	210.830 *** (0.000)	76.163 *** (0.000)	70.973 *** (0.003)	122.646 *** (0.000)
	PP	216.136 *** (0.000)	79.305 *** (0.000)	71.551 *** (0.003)	168.986 *** (0.000)
lnRT	LLC	-10.522 *** (0.000)	-7.986 *** (0.000)	-7.609 *** (0.000)	-5.381 *** (0.000)
	ADF	159.096 *** (0.009)	49.070 * (0.071)	63.227 ** (0.019)	46.799 * (0.082)
	PP	187.076 *** (0.001)	52.286 ** (0.039)	75.679 *** (0.001)	59.112 ** (0.042)

注:括号内为检验的  $p$  值;\*\*\*、\*\*和 \* 分别表示在 1%、5% 和 10% 的水平上显著。

表 3 AIC、BIC 和 HQIC 准则检验结果

滞后阶数	安徽省整体			皖北地区			皖中地区			皖南地区		
	AIC	BIC	HQIC	AIC	BIC	HQIC	AIC	BIC	HQIC	AIC	BIC	HQIC
1	-1.233	1.966	-1.341	-2.935 *	-0.801 *	-2.710 *	-3.099	-1.534	-2.483	-2.410	-1.845	-1.794
2	-4.546 *	-1.573 *	-3.339 *	-2.731	-0.796	-2.685	-4.675 *	-2.606 *	-3.916 *	-4.234 *	-2.165 *	-3.475 *
3	1.551	5.159	2.354	-1.399	0.975	-1.072	-1.922	0.764	-1.339	1.036	3.772	1.619

注: \* 为最佳滞后期。

2. 脉冲响应分析

通过脉冲响应分析进一步探讨新型城镇化与乡村转型的互动机制,在安徽省以及三大区域的新型城镇化与乡村转型的脉冲响应函数中,实线①为脉冲响应曲线,实线②③范围为置信区间(见图 1~图 4)。

(1) 新型城镇化对自身的冲击作用。新型城镇化对自身的脉冲响应如图 1 所示,第一,从安徽省整体来看,安徽省新型城镇化在

受到 1 个标准差的冲击后自身响应均大于 0 且在逐渐减小,说明安徽省新型城镇化对自身产生正向影响,但影响逐渐减弱。第二,从各个区域来看,不同的区域呈现出一定的差异变化。皖中和皖南地区的新城镇化在受到 1 个标准差的冲击后均大于 0,表明皖中和皖南地区的新城镇化对自身产生正向影响;而皖北地区新城镇化曲线整体趋势平缓,但整体响应值为正,故对自身产生正向影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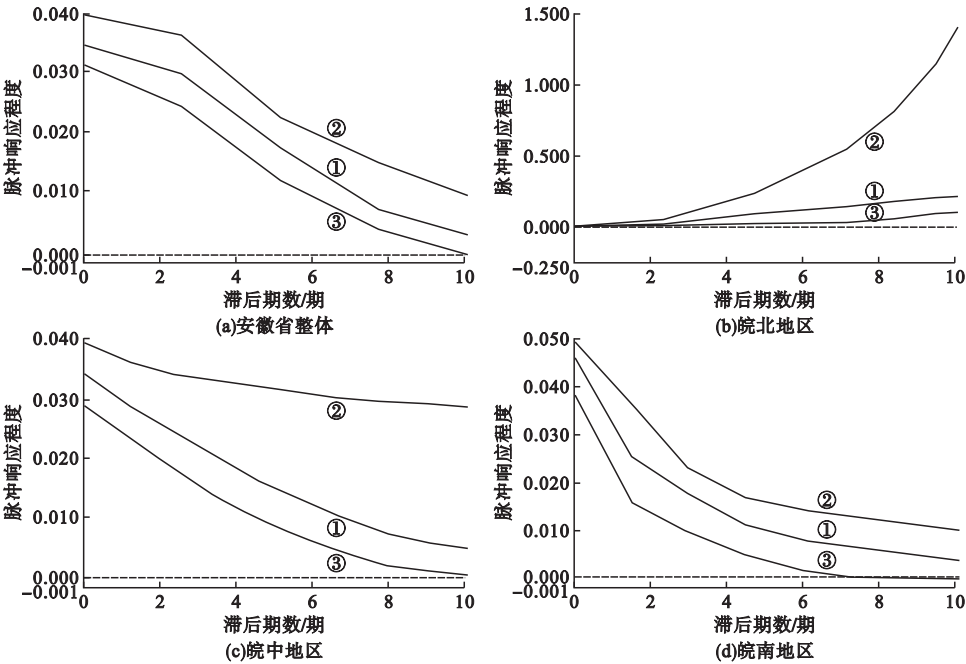


图 1 新型城镇化对自身的脉冲响应

(2) 乡村转型对自身的冲击作用。乡村转型对自身的脉冲响应如图 2 所示,第一,从安徽省整体来看,受到 1 个标准差的冲击后乡村转型响应值均大于 0,表明安徽省乡村转型对其自身产生正向影响。第二,从各个区域来看,皖中和皖南地区乡村转型响应值均大于 0,表明两者的乡村转型对自身的影响为正向,但在逐渐减弱;而皖北地区乡村转型自身响应并不明显,说明皖北地区乡村转

型对自身影响较弱。

(3) 新型城镇化对乡村转型的冲击作用。新型城镇化对乡村转型的脉冲响应如图 3 所示,第一,从安徽省整体来看,受到安徽省新型城镇化 1 个标准差冲击后,安徽省的乡村转型响应值均大于 0,说明安徽省新型城镇化对乡村转型存在持续的正向影响。第二,从各个区域来看,皖中和皖南地区乡村转型响应值均大于 0,表明皖中和皖南地区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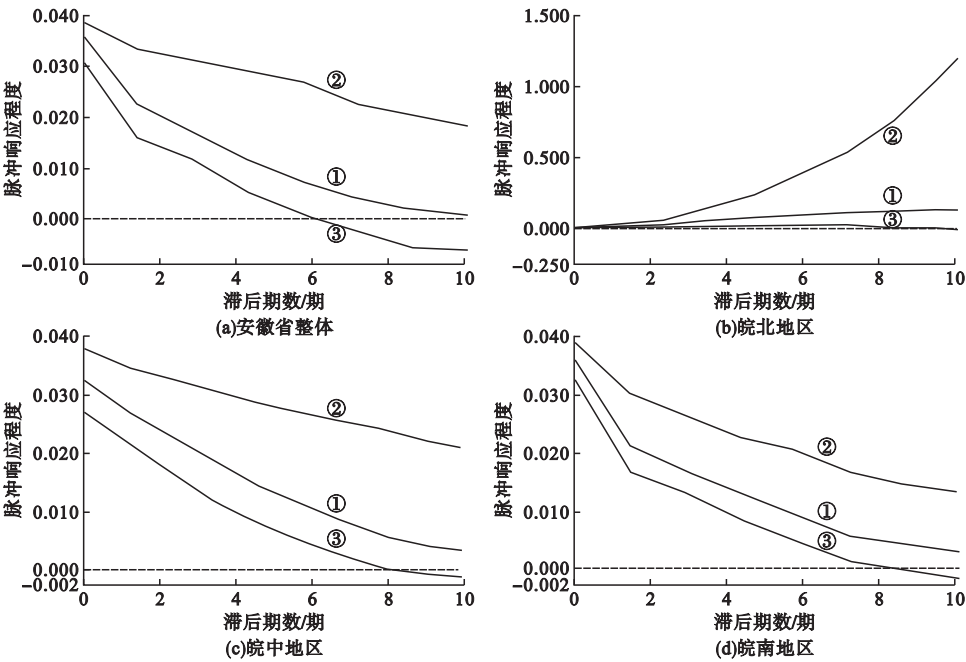


图2 乡村转型对自身的脉冲响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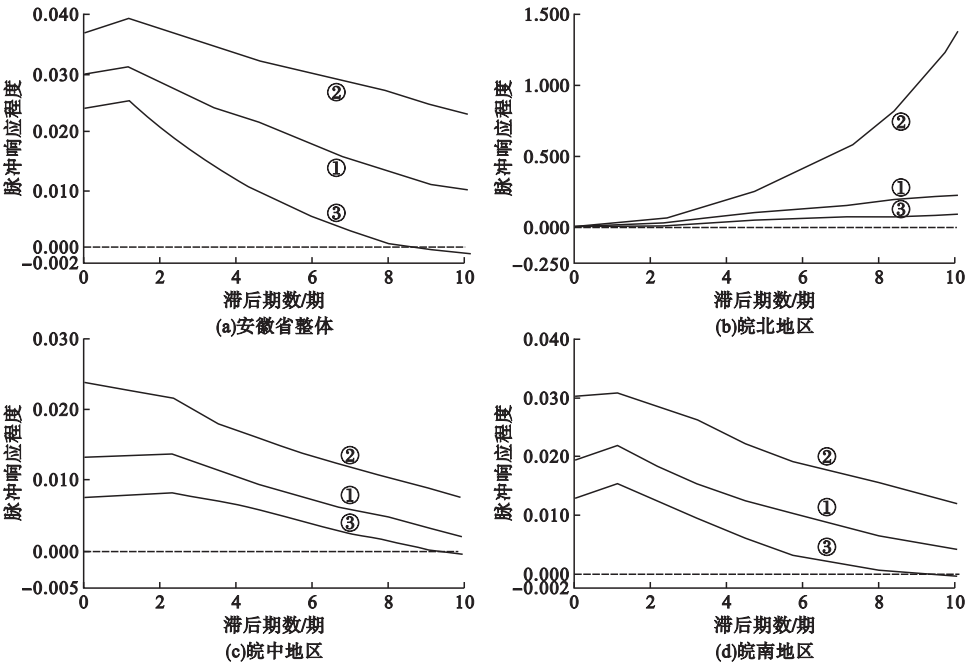


图3 新型城镇化对乡村转型的脉冲响应

型城镇化对乡村转型具有正向影响;皖北地区面对新型城镇化的冲击,乡村转型响应不明显。总的来说,安徽省新型城镇化对乡村转型产生了持续的正向影响,表明新型城镇化有利于促进乡村转型的发展。

(4) 乡村转型对新型城镇化的冲击作用。乡村转型对新型城镇化的脉冲响应如图4所示,第一,从安徽省整体来看,受到安徽

省乡村转型1个标准差冲击后,在当期新型城镇化响应值为0,随后为正,说明安徽省乡村转型对新型城镇化产生的影响是正向的。第二,从各个区域来看,皖中和皖北地区曲线呈现出先增强后趋于稳定的变化趋势,说明两者的乡村转型对新型城镇化产生了正向影响;皖北地区面对乡村转型的冲击,新型城镇化响应值为0,随后产生负向响应,说明皖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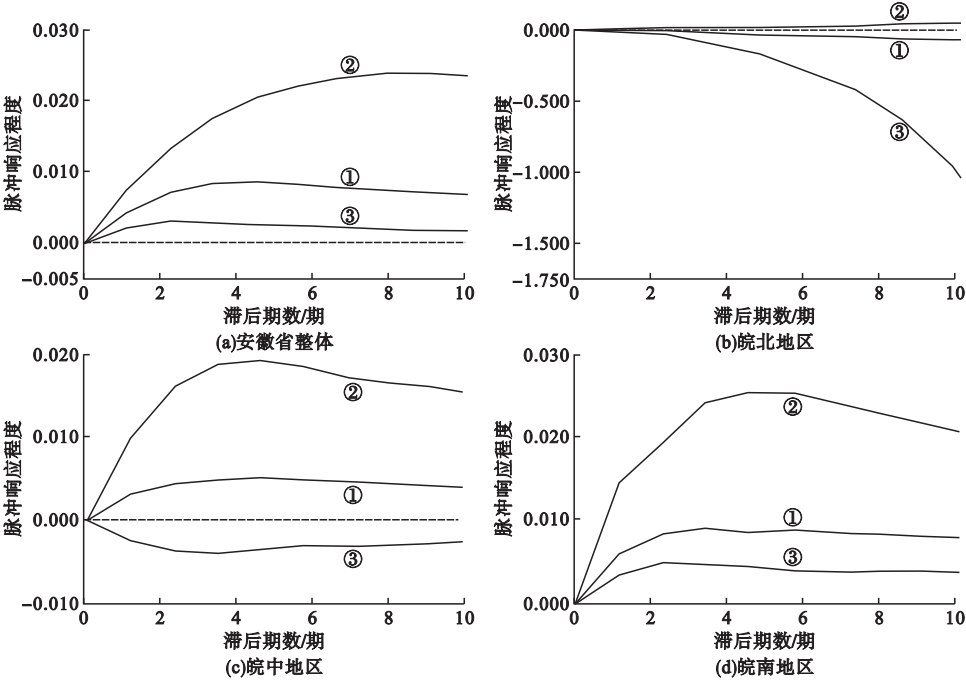


图 4 乡村转型对新型城镇化的脉冲响应

地区乡村转型对新型城镇化产生了一定的抑制作用。

测量各个冲击对内生变量的贡献比例,进而评估变量间的影响程度。新型城镇化与乡村转型的方差分解结果如表 4 所示。

3. 方差分解

在脉冲响应分析基础上,通过方差分解

表 4 方差分解结果

变量	预测期数	安徽省整体		皖北地区		皖中地区		皖南地区	
		lnUR	lnRT	lnUR	lnRT	lnUR	lnRT	lnUR	lnRT
lnUR	1	1.000	0.000	1.000	0.000	1.000	0.000	1.000	0.000
lnRT	1	0.053	0.947	0.013	0.987	0.021	0.979	0.071	0.929
lnUR	10	0.916	0.084	0.948	0.026	0.958	0.054	0.958	0.068
lnRT	10	0.204	0.798	0.057	0.336	0.245	0.832	0.325	0.674
lnUR	20	0.837	0.091	0.851	0.018	0.866	0.027	0.873	0.049
lnRT	20	0.212	0.738	0.055	0.345	0.205	0.715	0.328	0.722
lnUR	30	0.838	0.092	0.851	0.018	0.866	0.027	0.873	0.049
lnRT	30	0.212	0.738	0.055	0.345	0.205	0.715	0.228	0.722

由表 4 可知,从第 20 期起各变量的变化已经趋于稳定。由第 20 期结果可知:从安徽省整体来看,由新型城镇化误差项的结果得出,其自身贡献率为 83.7%,其中乡村转型只占 9.1%,这说明安徽省新型城镇化转型主要依赖于自身惯性发展;由乡村转型误差项的结果得出,其自身贡献率为 73.8%,而其中新型城镇化贡献率为 21.2%,这说明安徽省乡村转型主要依赖于自身惯性发展;在两者的相互关系中,新型城镇化对乡村转型的贡献率(21.2%)大于乡村转型对新型城

镇化的贡献率(9.1%),故安徽省新型城镇化对乡村转型的影响大于乡村转型对新型城镇化的影响。

从三大区域来看,第一,由新型城镇化误差项的结果得出,皖南地区乡村转型对新型城镇化的贡献率(4.9%)最大,而皖北地区的贡献率(1.8%)最小,说明皖南地区乡村转型对新型城镇化的影响最大,而皖北地区的影响最小。第二,对乡村转型误差项的分解中,皖南地区新型城镇化对乡村转型的贡献率(32.8%)最大,而皖北地区的贡献率

(5.5%)最小,说明皖南地区新型城镇化对乡村转型的影响最大,而皖北地区的影响最小。

## 四、结论与建议

### 1. 研究结论

基于2000—2020年60个安徽省县(市)的数据,运用PVAR模型实证分析了安徽省新型城镇化与乡村转型的互动关系及其区域差异。

从PVAR模型脉冲响应分析的结果得出:①新型城镇化对自身的冲击作用。对安徽省整体及三大区域自身均产生正向影响,其中,皖中和皖南地区对自身影响显著,而皖北地区影响不显著。②乡村转型对自身的冲击作用。对安徽省整体及三大区域自身均产生正向影响,其中,皖中和皖南地区对自身影响显著,而皖北地区影响不显著。③新型城镇化对乡村转型的冲击作用。安徽省及三大区域的新型城镇化对乡村转型均产生一定的正向影响。④乡村转型对新型城镇化的冲击作用。安徽省整体、皖中及皖南地区的乡村转型对新型城镇化均产生一定的正向影响,而皖北地区产生的影响为负向。

从PVAR模型方差分解的结果得出:①从安徽省整体范围来看,安徽省新型城镇化以及乡村转型都主要依赖于自身惯性发展,且新型城镇化对乡村转型的影响大于乡村转型对新型城镇化的影响。②从三大区域来看,无论是新型城镇化对乡村转型的影响还是乡村转型对新型城镇化的影响,均是皖南地区的影响最大,皖北地区的影响最小,且三个区域新型城镇化对乡村转型的影响均大于乡村转型对新型城镇化的影响。

### 2. 产生原因及政策建议

笔者基于上述结论分析成因,安徽省整体及三大区域的新型城镇化对乡村转型均产生正向影响,这主要是因为城镇化的发展有利于促进农村的基础建设,提高农民的收入水平,这为乡村转型提供了良好基础。安徽省整体、皖中及皖南地区的乡村转型对新型城镇化均产生正向影响,原因是地区的乡村

经济整体发展和内部治理情况较好,例如,皖南的大部分地区通过发展乡村旅游业带动了当地经济发展,同时,通过补齐农村农业发展短板推进城乡融合,改变了城乡发展不均衡现象,为新型城镇化发展提供了机遇;而皖北地区产生的影响为负向,原因可能是皖北地区整体经济水平不高,农业人口占比大,且农村劳动力素质相对不高,较难融入到城镇社会经济的运行中,这些因素都可能阻碍新型城镇化的发展。

为了更好地促进新型城镇化与乡村转型的发展,笔者提出以下建议以供参考。

(1)乡村转型发展应在新型城镇化发展的基础上予以推进。上述研究结果表明:安徽省新型城镇化对乡村转型的影响大于乡村转型对新型城镇化的影响,且具有正向促进作用。在现有的乡村转型实践中可以看出,乡村转型的发展离不开新型城镇化的推动,城市的快速发展促使更多的农村劳动力向城镇转移,进而引发了乡村的就业方式、消费结构等方面的转变,城市的发展同时也带动了周边乡村经济的发展。

(2)优化乡村自身的产业结构,完善乡村的基础设施建设。上述研究结果表明:安徽省乡村转型主要依赖于自身惯性发展,为促进乡村转型的良性发展,首先要优化调整乡村的功能与产业结构,推动各要素的快速流动和合理配置;其次要提高农民的就业率,尽管在城镇化的推动下许多农村劳动力已向城镇转移,但农村仍有大量的剩余劳动力,应合理利用人力资源,进而推动农民消费与就业方式的转型;最后要加强城乡间的互动联系,进一步发挥乡村的特色优势,做到与城市功能互补。

(3)因地制宜,制定具有区域特色的发展策略。由于皖中和皖南地区的新型城镇化与乡村转型主要依赖于自身的惯性发展,因此这两个地区应持续加快新型城镇化与乡村转型的发展建设,并注意协调影响两者发展的各个要素。皖北地区的新型城镇化对乡村转型产生了正向影响,但乡村转型对新型城

镇化产生了负向影响。因此,皖北地区应该着重推动新型城镇化建设,充分发挥城镇化的带动作用,为皖北地区的乡村转型提供更坚实的发展基础。同时,要想实现皖北地区乡村转型的良性发展,需要加大当地农村优惠政策的扶持力度,消除目前乡村转型对城镇化发展的抑制作用,使两者协调健康发展。

参考文献:

[1] 龙花楼,陈坤秋. 基于土地系统科学的土地利用转型与城乡融合发展[J]. 地理学报,2021,76(2):295-309.

[2] 龙花楼. 论土地利用转型与乡村转型发展[J]. 地理科学进展,2012,31(2):131-138.

[3] 张京祥,申明锐,赵晨. 乡村复兴:生产主义和后生产主义下的中国乡村转型[J]. 国际城市规划,2014,29(5):1-7.

[4] 马晓冬,李鑫,顾晓波,等. 城乡融合视角下淮海经济区城乡转型特征与路径[J]. 自然资源学报,2020,35(8):1853-1866.

[5] 曹智,李裕瑞,陈玉福. 城乡融合背景下乡村转型与可持续发展路径探析[J]. 地理学报,2019,74(12):2560-2571.

[6] 叶超,于洁. 迈向城乡融合:新型城镇化与乡

村振兴结合研究的关键与趋势[J]. 地理科学,2020,40(4):528-534.

[7] 刘彦随. 中国新时代城乡融合与乡村振兴[J]. 地理学报,2018(4):637-650.

[8] 汪勇政,唐婷,余浩然. 安徽省乡村人口-土地-产业耦合协调性发展研究[J]. 合肥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1,35(3):40-48.

[9] 张广海,赵韦舒. 我国城镇化与旅游化的动态关系、作用机制与区域差异:基于省级面板数据的 PAVR 模型分析[J]. 经济管理,2017(11):116-133.

[10] 赵愈,马帆,赵娜,等. 新型城镇化与生态环境耦合关系研究:以沈阳经济区为例[J]. 沈阳建筑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1,23(6):575-580.

[11] 吴九兴,赵洁. 安徽省乡村转型度及其区域格局分异特征[J]. 湖北农业科学,2017,56(13):2548-2552.

[12] 贺艳华,范曙光,周国华,等. 基于主体功能区划的湖南省乡村转型发展评价[J]. 地理科学进展,2018,37(5):667-676.

[13] 王琴,于秋月,黄大勇. 新型城镇化与旅游业发展的动态关系研究:以长江经济带为例[J]. 统计与决策,2021,37(18):72-75.

# Research on the Interactive Relationship between New Urbanization and Rural Transformation in Anhui Province

WANG Yongzheng<sup>1,2</sup>, ZOU Huijun<sup>1</sup>, YU Haoran<sup>3</sup>

(1. School of Architecture & Urban Planning, Anhui Jianzhu University, Hefei 230601, China; 2. Anhui Provincial Urbanization Development Research Center, Hefei 230601, China; 3. College of Landscape Architecture, Nanjing Forestry University, Nanjing 210042, China)

**Abstract:** Based on the county-level panel data of Anhui Province from 2000 to 2020, by using the PVAR model, this paper empirically analyzes regional differences and their interactions of new urbanization and rural transformation in Anhui Province. The research results show that the impact of new-type urbanization on rural transformation is greater than the impact of rural transformation on new-type urbanization, and all have positive effect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Anhui Province as a whole. It also shows that southern Anhui has the greatest impact, and northern Anhui has the least impact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three major regions, whether it is the impact of new-type urbanization on rural transformation or the impact of rural transformation on new-type urbanization.

**Key words:** new urbanization; rural transformation; urban-rural integration; interactive relationship  
(责任编辑:徐聿聪 英文审校:林 昊)